

— 坚 城 —

1943

(下·全2册)

徐晨达◎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 坚 城 —

1943

(下·全2册)

出膛的子弹

徐晨达◎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目录 | CONTENTS

第二十九章	绝处逢生	001
第三十章	破网而出	011
第三十一章	寡不敌众	024
第三十二章	退守高湾坡	034
第三十三章	可耻的逃兵	046
第三十四章	不成功则成仁	056
第三十五章	艰难时刻	066
第三十六章	疯狂报复	079
第三十七章	殉国	092
第三十八章	给鬼子点颜色看看	103
第三十九章	难缠的敌人	116
第四十章	驰援水星楼	126
第四十一章	铁锤行动	133
第四十二章	打断鬼子的“鼻梁”	143
第四十三章	毒蛇斗恶虎	153

第四十四章	壮士断腕.....	160
第四十五章	烈火焚城.....	173
第四十六章	决死一战.....	180
第四十七章	噩耗连连.....	187
第四十八章	触目惊心.....	197
第四十九章	四面楚歌.....	207
第五十章	关帝庙前的激战	217
第五十一章	鬼子劝降.....	224
第五十二章	月下巡城.....	234
第五十三章	流尽最后一滴血	244
第五十四章	风雨飘摇.....	258
第五十五章	有死无生.....	265
第五十六章	告慰英灵（大结局）	273

第二十九章 绝处逢生

李兮的右臂上虽然挨了一发三八式步枪的子弹，汩汩流出的鲜血不一会儿就染红了棉衣衣袖，但他自个儿却好似浑然不觉，依旧猛打猛冲，第一个冲到了那个被日军士兵占领之后用来关押战俘的农家小院前。用数片竹条木板拼插而成的院门被日军用麻绳捆扎紧闭了起来，李兮冲上前去一推，木门纹丝未动，一身蛮力的李兮顿时胸中怒火上蹿，“喝呀——”他暴喝一声，奋力一脚，“砰”的一声木门被瞬间踢飞，飞出的木门重重地砸在院墙中的沙土地面上，激起了好一阵尘土。

不等李兮招呼众人冲入院子，两名日军士兵立刻调转枪口，瞄准李兮的上半身，从院子里头射出了两发三八式步枪的6.5毫米步枪弹。这回李兮早有准备，一脚踢飞了院门之后没有贸然前冲，而是灵巧地一侧身，躲在了门框背后。两发冲着他胸口激射而来的步枪弹正中院门的门框，好似铆钉一般死死地嵌入了其中，差着一拳的距离就能打中李兮的胸口。

“娘的，小鬼子敢阴俺，给你们尝尝俺手里的手榴弹的滋味！”李兮看着那两枚距离自己左胸不过一拳距离、嵌入门框之上的步枪子弹，心里也不免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即他一边咒骂着，一边背靠门框，从自己裤腰的武装带上解下一枚手榴弹，拧开保险环，一拉导火索，延迟了三秒之后朝着那两名端着三八式步枪、躲在农家院子里的一台石磨后不断射击的日本鬼子投掷了过去。“轰隆”，伴随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声，院子里头腾起了好一阵硝烟尘土，巨响过后那台石磨从磨台上轰翻在地，圆圆的石磨“咕噜噜”滚了一段距离这才停住。而院子里原先此起彼伏的枪支射击声也瞬间消失了，整个院子里头变得寂静无声。

“上！”李兮冲身后的刘毅、谷利和张烦三人说道，四个人端着德式MP18冲锋枪猫着腰快速跃入了硝烟弥漫的院子之中，透过弥漫得有些呛人的烟尘，他们依稀看到院子西侧墙根下倒着两名日军士兵，浑身被手榴弹炸得血肉模糊，两

支步枪抛在了一边，而沿着高高的院墙，横七竖八倒着十几名鬼子，一名日军军官手握着一支南部手枪仰面朝天倒在院子里头靠近屋门的地方，好似睡着了一般。但李兮走上前去一看，却发现他的眉心出现了一个焦灼的弹孔，这么犀利的手法，明显是狙击手赵鹏举的杰作。

短短三分钟左右的激战，这个驻扎了十多名鬼子的农家小院内浓烟滚滚，十几名日军士兵的尸首横七竖八地倒满了院子，显得一片狼藉。战斗中日军被全部击毙，而我方也有一名新四军游击队队员胸口中弹牺牲，李兮、李益民以及其余两名新四军战士手臂和肩部中弹受伤。

“快，进屋子里看看，我们被俘的战士们和美军飞行员雷蒙德少尉在不在里面！”凌观海从掩护地点握着南部手枪跑过来大声命令道。

院子里农家小屋的木门被李兮再次一脚踹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顿时好似泄了闸的洪水一般倾泻了进去。李兮低下头钻进了低矮的门框，提着冲锋枪眯着眼睛仔细一看，只见屋子里除了农家的桌椅板凳之外，西侧的一间房间里，似乎有几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影蜷缩在屋角的阴影里。

“别怕，我们是国民革命军第74军57师的，我们是奉命来救你们的！”凌观海推开众人，紧随李兮之后走进了这间由西厢房改建而成的牢房。眼前的这十几人浑身伤痕累累，背部、双臂、双腿，凡是裸露在外的皮肤上都有着一道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伤口，有些伤口上还结着暗红色的血痂，而有些伤口则因为感染开始流脓溃烂。这些战俘们个个蓬头垢面，目光呆滞，身体极度虚弱，只能从他们身上已经破烂不堪满是血污的军服上才看得出来，他们之中既有国军战士也有新四军战士。

当身穿日军和伪军军服的凌观海等人端着德式MP18冲锋枪，提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一拥而入的时候，这些战俘们个个满脸惊恐地看着他们，眼神之中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畏惧之情，浑身更是抑制不住地发抖。

“别怕，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像你们一样的国民革命军和新四军，是来救你们的！你们马上就要自由了！”凌观海一遍又一遍耐心地宽慰他们道，但效果似乎不理想，他越往前走这些被日军反复施虐了十天半个月、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战俘们越是往后缩，那惊恐万分的眼神以及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混合着排泄物的臭味、血腥气以及肌肉溃烂的恶臭，让包括凌观海在内的所有在场的人都眼睛发酸，喉咙发堵。想都不用想，单看他们如今的表现就能猜测到他们被俘之后经历了如何令人发指的虐待摧残。

“别怕……兄弟……”凌观海蹲下身子，向着一名年纪较轻，精神看上去稍微正常一些的穿着新四军军服的战士伸出了右手，“我们是来救你们的……你们的陆峰大队长和刘荣排长也都来了……”

“你们……真的是来救我们的？队伍和组织……都没有抛弃我们？真的派你们来救我们出去吗？！”那名新四军战士迟疑了一下，随后一把握住了凌观海伸来的右手，似乎想要努力地求证着什么，他握得十分用力，语言也因为内心激动的关系而有些结结巴巴。

凌观海和他身后的众人都不发一言，只是齐齐地点了点头。此时此刻这个简单的动作更胜千言万语。

那名新四军战士以及他身边的那十多个人看到凌观海等人的表态，顿时热泪盈眶，豆大的泪珠从浑浊的眼眶之中不断涌出，滑过满是污垢的脸庞，一滴一滴地滴落在肮脏发臭的军服上。

“你们之中可有一个叫雷蒙德·史密斯的美军少尉飞行员吗？”凌观海握着那名新四军战士的手，高声询问。

“I'm here，我在这里！”屋子后的猪圈里忽然传来了一声纯正的英语应答声，生怕凌观海等人听不懂英语，那人又用生硬的中文大声重复了一遍。

张扬、曹文昭和李今连忙冲着声音发出的那个位于后院的猪圈跑去。只见后院那个满是烂泥的猪圈里，除了几头受惊的猪猡之外，还插着一个用两块木板装钉而成的十字架。一名身穿美军汗衫和军裤，金发碧眼、身材高大而修长的外国男人被麻绳捆绑住了双手手腕和脚踝，吊在了十字架上，脸上、胳膊上、胸口同样都满是触目惊心的鞭痕。

“赶紧把他放下来。”稍稍来迟的凌观海看到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男人，确定他就是众人要找的美军少尉飞行员雷蒙德·史密斯，于是立刻下令将其放下来。

“哥们儿你撑着点啊，我这就把你放下来。”张扬双手拿着两柄军刺，也不管雷蒙德少尉听不听得懂他说的话，二话不说就上前割开了雷蒙德少尉的脚踝和双手手腕上的绳扣，搀扶着他将他从十字架上放了下来。

“感谢上帝！”虽然只被俘了半天时间，却已经被日军拷打得浑身是伤的雷蒙德·史密斯少尉靠着张扬的肩膀，艰难地举起胳膊，在自己的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感谢你们，我的中国兄弟们！”雷蒙德少尉举起他那满是血污的右手，艰

难地向在场的众人行了一个军礼。随即豆大的泪珠瞬间夺眶而出，一向以德州牛仔、美国硬汉自诩的雷蒙德少尉开始止不住地号啕大哭，在场的众弟兄们也都看得鼻子发酸。

“把人都带上，马上撤离这里。”凌观海知道此时此刻不是庆贺的时候，戴家大屋方向的日军120联队派出的增援部队随时可能突破陆峰大队长他们的阻击，将营救组的这些人包围在这田家湾村子里，就地歼灭。

“凌参谋。”原先在村子南边担任警戒的新四军游击大队侦察排排长刘荣手下的一名新四军战士，忽然气喘吁吁地跑到了这栋农家小院之外，看到凌观海等人正护送搀扶着被解救出来的十几名战俘从屋子里头走出来，他连忙汇报道，“村子南边和西边来了两股鬼子，总数超过两百人，刘排长让你们带上被营救出来的同志赶紧从村东头撤出去，我们侦察排的十五名战士留下来担任阻击，掩护你们撤退！”

众人闻言之后都将目光“唰”的一下落到了带头的凌观海身上。凌观海看了看身边包括“眼镜蛇小队”在内的十七名战士，又看了看刚刚被营救出来的包括雷蒙德少尉在内的十二名战俘，最终咬了咬牙下令道：“就是我们都战死了，也要保证这些被解救的弟兄们安然撤退到螺蛳岭5连阵地上！”

“哒哒哒——哒哒哒——”四五百米开外的一株大榕树下，追袭过来的日军就地取材利用榕树粗壮的树身和一些弹药箱子构筑了一个重机枪巢，里头的一挺九二式重机枪对准暴露在水田堤岸后的陆峰大队长所率领的新四军游击大队的队员们疯狂地射出了密集的弹雨。陆峰大队长右手边十米处一名举着汉阳造步枪正在瞄准射击的年轻战士因为隐蔽的身形稍微暴露了一些，立即招致了一阵密集的弹雨，激射而来的重机枪弹顿时将他打得脑浆迸裂，在土堤上头抽搐了几下，整个人无力地滑落了下来。

陆峰大队长率领七八十人的游击大队队员们在山岭水田之间跟从戴家大屋出发前往田家湾村进行支援的120联队一部反复缠斗了足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陆大队长他们巧妙地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沿途布置下大批上了毒药的弩箭、插满竹钉的陷坑和装满铁钉的土制地雷，贯彻打了就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麻雀战”策略，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确实给日军造成了一定数量的伤亡，延阻了日军的进军速度。但他们的士兵数量以及武器装备毕竟跟日军天差地别，他们采用的挖陷坑、埋地雷等措施也都是进行游击战之时的权宜之计，说白了就是无可奈何的“旁门左道”，日军也不全都是傻子，往往上了一次当下回就会加倍小

心，这些陷阱、地雷的效用就会大大降低。

就拿今天中午的这场袭扰战来说，在经历了最初15分钟的顺风顺水之后，随着日军逐渐醒悟过来以及大批援军的到来，陆峰大队长和他所率领的新四军游击大队的形势迅即急转直下。虽然他们依然保持着边打边退的策略，但是逐渐的，他们却发现自己这一行七十余人已经被数百名日军慢慢包围，并被日军逐渐逼到了一处基本无险可守、地势平坦的水田里，一时之间全军几乎完全暴露在日军的枪口之下。

在七八挺歪把子轻机枪以及两挺九二式重机枪外加数门山炮、90毫米口径轻型迫击炮的近距离射击之下，所有可以隐藏新四军战士们的田间土堤都已经被子弹打穿，被炮弹轰塌，田间地头布满了炮弹爆炸后产生的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弹坑。不一会儿又有一段土堤挨了两发迫击炮弹，如果隐藏在那段土堤后的战士们在遭受到炮击之前没有及时闪躲隐蔽，那么即使就地卧倒也不可能再有一人存活。

似乎短短的一瞬间，原先的袭扰作战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力量悬殊的阻击战，陆峰大队长和他手下的新四军战士们已经被数倍于己的日军牢牢咬住并被逐渐包围起来。经历了数轮炮击之后，原本人数就不算多的游击大队已经死伤惨重，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边打边向南边的螺蛳岭方向撤退的游击队员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自己是不是还能活着突围出去，他们只是凭着多年征战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战场经验和一种士兵的直觉，以及内心之中一腔报国杀敌的热血，在日军激射而至的密集枪弹之下，利用迅速地走位和田地之间的土堤、树木等一切可以利用的隐蔽物，与好似饿狼一般尾随而至的日军士兵对射着。

到处都是轻重武器的射击声，暴戾的双方士兵的嘶吼声以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哒哒哒——”一串歪把子轻机枪激射而来的机枪弹擦着陆峰大队长的脚后跟，打在了他身后的水田里，颗颗子弹都好似钢钉一般死死地嵌入了烂泥里，飞溅起斑斑腥臭的泥点子。

“轰隆”，一发70毫米口径曲射步兵炮的炮弹正巧落在了陆峰大队长不足15米的地方，近在咫尺的爆炸声震得他脑子里一片空白，身子摇晃了一下，险些一头栽倒在地。等他回过神来，却发觉自己的双耳里只剩下了“嗡嗡——”的耳鸣声，仿佛这片战场之上所有的声音都在瞬间消失了。他挣扎着再次直起腰来，举目四顾却只看到了被重机枪弹打得血肉横飞的战友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看着连串的机枪弹在自己跟前打出一片片尘土，看到相距自己不远的一名老战士老高嘴

巴一开一合似乎正朝自己吼着些什么，一边躲闪着日军那密集的弹雨，一边向着自己跑过来……

看着战友们在自己的身边一个接着一个中弹倒下，虽然听不见任何声音，但是陆峰大队长还是感觉到自己的内心在滴血。他的眼睛因为刚才那颗步兵炮弹近距离爆炸产生的冲击而出现了充血的情况，变得一片血红。陆峰大队长好似一头受伤的、濒临死境的嗜血困兽一般发出了一声悲壮的怒吼，不顾身边的枪林弹雨，大声地冲身边的战士们下令道：“大伙分散突围，向东、南、北三个方向突围。摆脱日军的追击之后再往南走，我们在螺蛳岭下汇合。我们跟日军实力悬殊，现在还没有力量战胜他们，不要恋战，速速突围！”

说完这句话他顾不上自己的安危，从胸口的武装带上拔出一枚手榴弹，一拉导火索，抡圆了胳膊，朝着紧追着老高不放的十多名日军兵投掷了过去。“砰——”手榴弹越过老高的头顶，精准地在日军追兵的头顶上炸裂开来，伴随着手榴弹爆炸产生的硝烟和火光，那十多名日军追兵里瞬间有五人被炸翻在地。

但是不等陆峰大队长扔出第二枚手榴弹，他的身子就被猛扑上来的老高摞倒在地，老高在他耳边大喊一声：“队长——小心日军狙击手！”但是此时此刻陆峰大队长双耳的听力还没有从刚才炮弹近距离爆炸产生的暂时性耳聋中回复过来。他莫名其妙地下意识挣扎了一下，想把压在自己身上的老高推到一边。但一推之下却没推动，当他再次想要推的时候，突然一股腥热的鲜血“噗——”的一声喷溅了他一脸。只见整个人都死死压在了自己身上的老高的脑门上多了一个焦灼的弹孔，温热的鲜血混合着黄褐色的脑浆喷红了陆峰大队长的半边脸。

“老高——老高！”陆峰大队长挣扎着爬起身来，将用血肉之躯为他挡下敌人射来的那颗致命子弹的老游击队员老高的遗体死死地抱在自己的怀里。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此时此刻早已泪流满面，他像一头彻底被激怒的雄狮一般愤懑地号叫起来，“啊——混蛋——你们这些驴日的小鬼子！”痛苦瞬间充满了他的内心，这些可爱的战友们，这些跟自己一样有着一腔报国之志的同袍弟兄们，十几年来跟随自己在山林田野之间打着游击战。他们跟白狗子打过，跟中央军打过，跟地主武装打过，也跟日伪军打过，一路走来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先后牺牲了，难道现在终于要轮到自己了吗？

“今儿个就是真死在这里，我也不能便宜了这群驴日的小鬼子！”一念及此，陆峰大队长抓起了老高手中的那支三八式步枪，冲着猫着腰端着步枪围攻上来的日军士兵们大吼一声：“小鬼子们，爷爷在此，有种就过来抓我呀！”说

完端起步枪“砰——”就开了一枪，一名日军伍长应声而倒。此时此刻已别无他法，只有不断地杀戮，只有拼死一击，只有抱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孤注一掷的决心，才有可能从密集包围网之中突围出去。只有像老高等人一样，在被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一颗子弹击中结束自己的性命之前，尽可能多地杀死眼前的鬼子，才能平息他对牺牲的战友们的愧疚和悔恨……但很显然日军也察觉到了他想要分散突围的计划，数百名日军士兵已经开始从水田的四面赶来，他们似乎也察觉到了陆峰是一条难得的大鱼，几乎一半的追兵都向着他所撤退的方向围拢过来，日军追兵的火力也是越来越强……

就在这时，水田的东侧突然激射而来了一连串的重机枪子弹，“哒哒哒——”伴随着九二式重机枪那沉闷的射击声，陆峰大队长的身后传来了子弹射入人体，打得血肉飞溅的“噗噗”声。他满脸惊愕地扭头一看，只见身后的二十名追兵已经被瞬间扫倒在地，冲在最前头的几名日军士兵已经被穿透力极强的重机枪子弹打得满身弹孔，侥幸没死的四名日军伤兵也蜷缩在地，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

在水田东边百米开外，则出现了一群熟悉的身影，他们端着德式MP18冲锋枪和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怒吼着从土堤上朝日军冲来。密集的弹雨加上处于侧击的有利位置，顿时打得猝不及防的日军追兵抱头鼠窜。当那群人冲到陆峰大队长身边时，突然停下。陆峰的耳中传来了凌观海那夹杂着粗重喘息的吼声：“快——陆大队长，往东南方撤退——”

不等陆峰大队长作出任何反应，右胳膊上缠着绷带的李兮以及脑袋上缠着纱布的谷利两人已经一左一右端着德式MP18冲锋枪冲到了他的身边。两人单膝跪地举枪向着追袭过来的日军持续扫射，激射而去的冲锋枪子弹又在一瞬间之间扫倒了七八名鬼子。凌观海则伸手推了一把陆峰大队长，招呼他向着不断有重机枪子弹激射而来的水田东边撤退。

“嗖——”一同冲上来掩护陆峰大队长和那些分散突围的新四军战士的刘毅再次朝着日军部队丢出了一枚手榴弹，从他们突然现身到拉起陆峰大队长一同迅速后撤，不过短短数秒钟的时间，刘毅一边端着手中的德式MP18冲锋枪持续扫射，一边扭头冲身边的新四军战士们大声吼叫道：“快撤——快往东边撤退。”

听着“眼镜蛇小队”队员们的招呼声，从被炸得乱七八糟、坍塌多处的土堤后再次冲出了好几名负伤的新四军战士，他们以标准的“之”字形行进路线跑动着，闪避着日军密集射来的枪弹的同时，向着水田东边的一片树林子里头跑去。

就在众人齐齐撤退之时，又有一名游击队队员的大腿被日军狙击手所发射的步枪弹贯穿，他一个踉跄扑倒在地，但此时此刻“眼镜蛇小队”的成员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用手中的武器压制着日军追兵，其他伤兵也都跑在了他的身前，没有人注意到倒地不起的他。眼看着四五十名日军追兵已经距离自己不足20米，而自己的右大腿已经被步枪弹贯穿，血如泉涌，显然命不久矣。那名中弹的游击队队员艰难地掏出了自己武装带上的最后一枚手榴弹，拉开保险环，冲着那几十名端着步枪冲杀上来的日军追兵拼命地投掷了过去。

“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在日军人群之中响过，溅起的漫天泥土遮挡了日军机枪手和追兵的视线。“眼镜蛇小队”以及陆峰等人趁机跑出了那一大片无遮无拦泥泞不堪的水田，但从水田到树林之间还有大约50米的距离，隐藏在那株大榕树底下的机枪巢内的九二式重机枪还是将一发发重机枪弹如暴雨般横扫过来，那名刚刚投掷完手榴弹的游击队队员以及三四名跑不快的新四军伤兵，当即被惯性极大的机枪弹打得凌空飞起，随后满身弹孔重重栽倒在地，汩汩流出的鲜血瞬间将他们身下的田地染得一片殷红。

子弹呼啸着从众人脑袋顶上、脚后跟上飞过，将众人身旁的土石全部打成小碎块，掷弹筒和迫击炮发射的炮弹破空飞行的刺耳尖啸几乎近在耳边响起。众人刚刚滑下一个土坡，还没来得及蹲下身子暂时闪躲一下，一发迫击炮弹就落在了土坡之上，爆炸掀起的碎石土块好似在众人头顶上下了一场沙石雨，落得众人满身满脑袋都是。当凌观海从弥漫的细砂烟尘之中努力睁开眼时，一个一直跟在他身后向树林子头撤退的、年纪只有十七八岁、背着一柄大刀、提着一支老套筒步枪的小游击队员头部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了，而在那名小游击队员的另一侧，陆峰大队长也捂着右胸，一脸痛苦地倒在了地上。凌观海连忙跑过去一看，只见陆峰大队长的右胸被一块黑色弹片击中，殷红的鲜血正从陆峰大队长那捂着伤口的指尖缓缓流出，不一会儿就将胸口的军服彻底染红了。

“陆大队长，你撑着点啊。段楚轩快过来！”凌观海冒着枪林弹雨，一把将负伤的陆峰大队长以背靠背的方式背在了自己背上，冲着相距甚远正在东边树林子里的一处机枪巢里，跟着缴获了一挺日军九二式重机枪的刘荣排长等人阻击着日军的卫生兵段楚轩拼命地嘶吼着，全然不顾自身的安危，撒开双腿背着严重负伤的陆峰大队长，向这个充满死亡意味的包围圈外冲去。

跟在凌观海身后的李兮、刘毅、谷利、曹文昭等“眼镜蛇小队”队员，以及十多名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游击队队员则拼命地向身后的日军追兵投掷着手榴弹，

一连串猛烈的爆炸既阻挡了日本人的追兵又遮挡了敌人的视线，凌观海等人终于全部冲出了水田开阔地，冲进了那片树林子里。但日军士兵显然不甘心就此放过他们，在带队的本间仁太中佐率领之下，两个日军中队分成一左一右两部，以钳形攻势的方式向着凌观海等人撤退的方向追来……

凌观海将背上的陆峰大队长平放在了树林子里一株松树下，段楚轩背着医药箱，从相距不远的机枪巢那边跑了过来。他跪在地上看了看伤势严重、表情极度痛苦的陆峰大队长，用一把医用剪刀剪开了他胸口的棉衣。只见他右乳以上两指的地方有一个触目惊心的伤口，显然那枚榴弹爆炸产生的一枚弹片正好打在了他的右胸上，汩汩的鲜血流出，将他的军服染红了一大片。

凌观海单膝跪倒在地，一边看着段楚轩紧锁着眉头，试图给陆峰大队长止血，一边大叫道：“陆峰——陆大队长，你醒醒啊——坚持住——”另一边正在操作九二重机枪的刘荣排长也扭过头来，冲着他大喊道：“大队长你要撑住啊！老大哥，你可不能吓我啊！”

听到两人的呼唤，陆峰大队长艰难地动了动身子，抬起左手握住了凌观海的左手，对着满脸愧疚的凌观海，他的眼神已经有些涣散了，但他仍然艰难地喘着粗气，吐着血沫子地看着凌观海。凌观海看到他的嘴巴在一张一合，连忙俯下身子，将耳朵凑上了他的嘴边，随后凌观海听到了他微弱的声音：“坚持住啊——凌参谋——叫同志们坚持住啊——”

在场的众人再也忍耐不住，纷纷扭过头去不忍再看，而夺眶而出的泪水再度模糊了他们的眼帘……

战至此时，包括“眼镜蛇小队”在内的全体将士都已经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但大批日军士兵却依旧像闻着血腥味而来的恶狼，一路追随着他们围堵了上来。

“突突突突——”几道火线从刘荣排长身前划过，将他跟前的几株水杉打得木屑纷飞，余下的子弹在满是落叶的树林子里打起了一排一人多高的沙尘。缴获的那挺九二式重机枪体积过于庞大，分量也太重，从被缴获的田家湾村移到这片树林子里就花费了众人不少的体力，现在如果再抬着一起走无异于送死。所以刘荣排长在发射完了最后一颗重机枪弹之后，毅然决然地用三枚手榴弹将其炸毁了。现在刘荣排长跟其他人一样端着一支三八式步枪边打边退。

凌观海冲着机枪扫射声的方向回头望去，只见一队百来人的日军从左后方赶了上来，端着歪把子轻机枪的日军机枪手已经向众人率先开火了。

“好么，小鬼子够阴的，一路猛追不说，还玩上了两路夹击，看来是下定了

决心要把俺们包了饺子哇！原来俺们的脑袋这么值钱，小鬼子不惜调动两个中队的兵力来围堵俺们！”李兮打空了弹夹之中的最后五发子弹，趁着换上身边最后一个弹夹的空当冲着凌观海略带自嘲地说道。

凌观海掩护着一名背着重伤昏迷的陆峰大队长的新四军战士，冲着右手边挥了挥手，众人立刻调整撤退方向向南边跑去，两股日军立刻紧追不舍。跑在队伍最后头的几名新四军游击队队员不顾自己的伤势和敌人密集射来的子弹，开始举枪向从左后方奔来的日军回射。一时间，树林子里头枪声四起，双方的士兵在树木之间高速奔驰，枪声爆响。双方发射的子弹在空中来回横飞，但由于树林子里树木枝叶的遮挡，加上双方士兵在树林子里往来奔跑，所以绝大多数的子弹都击中了树木枝干，双方的命中率都很低。

“交叉射击，各小队一起冲上去——”见攻击效果不佳，这次亲自出马带队增援田家湾日军，现在却用来围堵凌观海等人的日军指挥官本间仁太中佐气急败坏地叫道，在拥有兵力、炮火、武器装备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竟然还被这帮泥腿子支那军游击队闯出去，传出去岂不坠了大日本皇军的威名？

在本间仁太中佐那气急败坏的大吼声中，两个日军小队抢先一步冲了上去，卧倒在地日军机枪手用架起的歪把子轻机枪猛烈地向凌观海等人扫了过来，“啪啪啪——”子弹打在凌观海等人藏身的粗壮松树树干上，发出阵阵刺耳的声音，弹头和木屑碎片来回飞迸。

第三十章 破网而出

每一声沉闷的枪声响起，凌观海就感到自己的心脏也会随着枪声猛地抽搐一下。他也不想这样，但身体和神经的自然反应让他无法抗拒，他只能紧紧咬住嘴唇，将手中德式MP18冲锋枪蜗牛型弹夹之中的子弹尽全力向着身后的日军人群中招呼，随即竭尽所能地掩护背着重伤昏迷的陆峰大队长撒腿狂奔的那名新四军战士。那名长着一张老实敦厚的庄稼汉脸庞的新四军战士尽管浑身多处负伤，身上还背着160多斤重的陆峰大队长，却跑得丝毫不慢，在日军密集射来的枪林弹雨之中走起了“之”字路线进行规避。

头顶着日军钢盔、身穿鬼子军服却端着德式MP18冲锋枪的刘毅猛地从凌观海的右手边朝着日军冲了上去，正在死命地冲上来围攻凌观海的日军士兵猝不及防，“轰隆——轰隆——”两声巨响，刘毅一挥手臂朝着那几十名日军士兵丢出了两枚九七式手雷（又称香瓜手雷）。由于刘毅的本职工作是“眼镜蛇小队”之中的掷弹筒射击手，所以他的后背上一直背着一具掷弹筒，起先是仿制日军大正十年掷弹筒的民国二十七年式掷弹筒，而在伪装成日军混入田家湾村之后，他在日军尸体上缴获了一具完好的八九式掷弹筒，以及七八枚仍能正常使用的九七式手雷，他老实不客气地将这些缴获物资装进了自己身上的弹药袋里。现在虽然没空蹲下身来架设掷弹筒，但是九七式手雷手动投掷的杀伤力也很可观。刘毅拉开保险环之后，将九七式手雷在自己脑袋上的日军钢盔上使劲磕了两下，随后朝着50米外的日军追兵扔了过去。在两枚九七式手雷的近距离爆炸之下，“轰隆——轰隆——”两声将冲在最前面的数十名日军当即炸翻在地。九七式手雷其实称为轻型榴弹更为恰当，它通体采用圆柱形铸铁弹体，外有纵横刻槽，将弹体分成50块，爆破部装有TNT炸药6.5克，杀伤半径为8米，四散的弹片对步兵极具杀伤力。爆炸产生的炽焰以及四散的弹片立刻将十多名来不及卧倒的日军士兵炸翻在地，一时之间血肉飞溅。

刘毅一击得手，立刻招呼上来掩护他的曹文昭和李益民就地卧倒，三人架起德式MP18冲锋枪又向左边的日军横扫过去。另一个方向潜行过来的日军部队也慑于三人之威不敢过于逼近，开始在离三人阻击位置30多米开外用歪把子机枪和三八式步枪递进射击，子弹雨点般打在三人藏身的一处岩石和树桩上。趴在岩石和树桩后的刘毅将自己弹药袋里的九七式手雷分发给曹文昭和李益民两人，三人拉开手中的手雷拉环，在岩石上使劲一磕，延迟两秒之后扔了出去。“轰——轰——轰——”3枚九七式手雷在日军头顶上爆炸了，烟尘过后，又有十二三名日军士兵满脸是血趴在地上气绝身亡了，但是更多的日军士兵却越过了倒地身亡的战友的尸体，又在日军军官的率领下怪叫着冲了出来，继续向突围的众人逼近。

一路日军追兵被刘毅、曹文昭和李益民这三人悍不畏死的表现所震慑住，暂时放缓了追击的脚步。可另一路由本间仁太中佐亲自率领的日军追兵并没有闲着，这一队日军与前一队日军不同，他们这百多人的队伍里除了步兵之外还有一支四十人的骑兵部队。这些背着三八式马枪，手握锋利细长的马刀的日军骑兵，充分发挥了自己机动灵活的特长，迅速从侧翼赶上了凌观海、李兮、谷利、刘荣等人组成的大部队。他们利用速度优势，突然骑着战马逼近到离凌观海等人只有10多米的地方，“砰砰砰——”三八式马枪一轮齐射之下，步枪弹雨点般向“眼镜蛇小队”的队员以及好不容易突围而出的新四军战士们打来。当众人为了闪避齐射而来的子弹而乱成一团之时，其余没有放枪的日军骑兵又挥舞着马刀迅速冲上，肆意收割着那些没有躲入树林深处，用茂密的树丛隐藏住自己身形的士兵们的生命。一时之间血花飞溅，断肢横飞，我方又有四五名战士命丧敌手。凌观海一把将那名背着重伤的陆峰大队长撒腿狂奔的新四军战士拉到了两株松树后，自己也紧紧低下身子，将身体藏在成人腰身粗细的树干后，失去了目标的日军骑兵挥舞着马刀，在他们身前不足10米的地方飞驰而过。

待日军骑兵们放完一轮排枪，射击声刚刚停止，子弹从自己藏身的地方呼啸而过之后，凌观海一推那名新四军战士，示意他背起陆峰快走，自己则大吼一声，猛地从树林子里跳了出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边跑边端起手中的冲锋枪向着日军士兵不断扫射。但那些骑着高大的东洋战马、挥舞着锋利马刀的日军骑兵非常狡猾，一轮齐射之后顺势前冲了一段，斩杀了几名撤退不及的游击队队员，不等李兮等人举枪还击，就猛地一提缰绳，调转马头向众人藏身的树林的相反方向一转，迅速与众人藏身的树林拉开了距离，凌观海、李兮等人射向他们的

子弹尽数打空了。

凌观海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日军紧握着沾满自己战友鲜血的马刀，放肆大笑着在众人的面前从容撤走，自己却无能为力。随后在距离他们200米，众人手中的德式MP18冲锋枪的有效射程之外，日军再次完成手中步枪的退壳上弹，一抖缰绳双腿一夹马腹，再次向众人冲锋而来，全然不把“眼镜蛇小队”以及新四军游击大队放在眼里。凌观海被日军这种充满轻蔑和挑衅意味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他猛地俯下了身形，藏在了一处人行道的路基下。眼前的日军骑兵已经呼啸着向自己冲锋而来，200米、100米、80米、50米，凌观海还是一动不动，直到日军骑兵距离不足20米时，凌观海这才愤怒地大吼了一声，从路基下探出身来，端起手中的德式MP18冲锋枪对准离自己最近的那匹东洋战马就是一梭子子弹。只听“吁兮兮——”那匹东洋战马发出了一声悲鸣，随即连人带马被冲锋枪子弹打得千疮百孔，一头栽倒在地。高速奔行的东洋战马被侧面猛烈的扫射一下子掀翻，高大的马身横着向另一匹没有中弹的东洋战马倒了下去，另外一匹战马的骑手怪叫了一声，立刻连人带马被压倒在地。两匹马沉重的马身都瞬间压在了那第二匹马的骑兵身上，顿时将其压得筋断骨折，他哼哼了两声，徒劳地挣扎了一下就脑袋一歪，一命呜呼了。

“八格牙路！这些死硬的支那猪！桥本少尉，你带领五十人从侧面包抄上去，配合骑兵小队务必将支那军一举歼灭！”本间仁太中佐站在一处土堤后，举着一副军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眼前的这一场乱战。他对“眼镜蛇小队”这一行人显然十分忌惮，派出一个骑兵小队进行追歼还放心不下，又再次派出了一个步兵小队进行驰援。

接到指令的日军迅速改变了战术，桥本少尉率领的五十名日军端着步枪迅速从侧翼逼近了边打边退的新四军伤兵，显然他们的目标既不是跟另一路日军缠斗不休的刘毅三人组，也不是凌观海、李兮等人，而是守备力量最为薄弱、武器装备也最为落后的新四军队伍。一路之上这一队五十人的鬼子虽然遭遇到刘荣排长等人的全力抵抗，但是日军的伤亡却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双方的距离已经足够接近时，桥本少尉突然下达了发起白刃战的命令。所有的日军士兵自觉退掉了枪膛中的子弹，呼喊着“天皇万岁”的口号，向着刘荣排长等人冲杀而来。正在跟日军骑兵部队激战的凌观海一扭头，看到了向着新四军伤兵们冲杀而去的日军部队，不禁心中大急，自己身后的这些友军都受了轻重不一的伤啊，现在又被五十名日军一顿猛攻，真是被逼到了绝境！